

名家荐书

本期荐书嘉宾



蓝蓝,原名胡兰兰,祖籍河南,1967年生于山东烟台,诗人和随笔及童话作家。出版有诗集、随笔集、童话集多部,有译为英语、俄语的诗集出版。曾获华语传媒年度诗人奖、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等。

蓝蓝

《雅姆诗选》

对我而言,雅姆与法国另一位诗人勒内·夏尔同等重要,他们两个似乎是以不同方式阐释世界的孪生精神兄弟。这一点,是基于我对他们近二十年的阅读才得到的体会。如果说勒内·夏尔的诗在形式上容易吸引诗人,那么雅姆的诗在形式上再被人模仿也无济于事,因为二人感受世界的方式、思考的方式都是极其独特、不可复制的。

《雅姆诗选》和早逝的作家苇岸有关,和树才、黑大春有关,和我们的友谊以及对雅姆这样罕见的诗人对我们深厚的影响有关。诗集里有他的一部诗剧《一天》,令我十分惊喜。雅姆的《十四个祈祷》在二十年前就深深震动了我。第一次读到它们,是树才打印出来寄给我的。在我看来,没有比树才更合适的译者了。他对雅姆的理解、对乡土生活质朴的情感、他写诗多年的经验,以及他和法国诗歌的联系渊源,都让我相信,这是一本值得收藏的诗集。

树才在译序中详尽地介绍了雅姆丰富的生平故事,也介绍了这本译诗集的来历。雅姆对宗教的虔信,对少女近乎圣洁的热爱,对大地赤子般的敬畏,都使他的诗句充满了既质朴又深切动人的光辉。因此,对雅姆的阅读不仅仅是对诗歌的阅读,也是对自我心灵的一次洗涤。



译者: (法)弗朗西斯·雅姆
作者: 树才
版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发现自己竟这样脆弱》

作者自谦道,写诗是思想的休息,但却能够奇迹地恢复意识的活力,因为绝对的理性是普遍的失眠。作为当代有重要影响的文学批评家,这是他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是作为诗人的他在从事理论和批评工作之外,一次次重新从概念回到身心感觉的苏醒,和更多地与当下世界发生关系的记录。很显然,这些诗一部分延续了抒情诗最纯正的那一部分传统——饱满动人的情感,丰富的想象力和充满旋律性的节奏;另一部分诗歌则来自不同于概念性理性的一种表达,它们属于感受性的理性,感受性的思考,仿佛思想的雨滴返回到它最初诞生的大气和动荡的海洋。这些诗是缪斯果园中奇异的果实,它们在艺术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复杂又澄明的感受形式和表达方式,同时,又通过它,将我们这个时代深深镌刻在一颗敏感心灵上的烙痕诚实地呈现了出来,为读者们贡献了一部美学和社会伦理学统一在一起的诗歌范本。



译者: 耿占春
作者: 北岳文艺出版社

《八点钟的诺亚方舟》

这部童话讲了一个末日和拯救的故事。大洪水要来了,粗心大意的鸽子在所有动物中各挑选一对登上诺亚方舟……作为主角的三只企鹅一边躲躲藏藏,一边不停地争论世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灾难,并提出了很多重大的哲学问题。但无论怎样,它们既然在一条船上,就必须克服各自身上的弱点,接纳对方才能继续活下去。就在雨停了、大洪水退下的时候,大家一对对欢天喜地下船迎接新世界,只有鸽子悲伤地发现自己多么孤独。就在这时,落单的一只企鹅和它凑成了一对,而企鹅们也意识到,原来它们根本不需要害怕大洪水,因为即使洪水滔天也淹不死它们。

作者哈勃是德国著名的剧作家和演员,这是他第一本长篇童话。整部作品充满了引人捧腹大笑的幽默和喜感。更重要的是,这部童话以活泼幽默的故事,带领读者去思考什么是正当的行为准则,良知、责任是怎样一点点进入人的心灵,的确是一部值得推荐的作品。



译者: 尤里西·哈勃
作者: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韦名作品:

民族香火延续中的宝贵基因

文 | 李利君

韦名的作品个性鲜明、品质出众。他有着属于自己的、相对稳定的作品模型。与把他定义为“新官场小说”的评论不同,我认为:韦名实际上是一位秉承文化形态写作的笔记体作家。

韦名作品中展现出来的“文化”,饱含着人情、世态、雅致精当的趣味、知识、情调而蔓延至一种与烟火红尘相去的生活情状、态度、境界乃至追求。他关注传统文化的原始形态以及在新时代中受到的冲击,用良心展示传统文化虽有变异,却依然有一群善良的坚守者。

韦名的作品中,戏、茶、酒、画,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文化之美,在于其于市井间行走,散发的却是知书、识礼、谙世的气息,自信、从容与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对于传统文化符号的记述仅是外表、表象,对于这些符号后的“识”就深入了一层,对“识”再进一步的“理”,则更深一层,作家的价值判断隐于其间、欲言又止、点到为止。深度、留白看似是一种艺术技巧,其实是对文化的居高临下的把握,也是自信,还有尊重读者的智力的倾向——不多说,就是不强求。

文化与学历无关。《戏痴李老三》中的李老三未必有学历,却是文化味十足的、典型传统“文人”,重情,关心精神层面的内容——这种关心是从骨子里的真挚而不是装潢。而这种文化气,才是我们这个民族香火延续中的宝贵基因。未必人人如李老三,但其精神追求感染或者改造着、左右着、引导着普通的市井生活,更何况还有超越烟火气息的东西。

《品茶》中的老宋爱茶,毫无玄机,只是真爱,不想被外物所

役。所以,他对品茗会这类挂羊头卖狗肉的事不积极、不参加。为了维护自己“品茗”的清静时光,不惜弄个“涉嫌经济问题”的风声来,颇有些“自残”式的自我保护。老宋赢了——光荣退休后,他没有“人散市声收”,而是“多了几个茶友”。最闪亮的其实是《青藏线上的偶遇》。作品用一种可以称为“漫点式”的方式,展示了无边的风景。漫:漫不经心的叙述;点:一点一点,一层一层的铺垫,然后,在一个“点”上戛然而止。松散的情节——甚至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逻辑严谨”情节,而是一种流水下来,渐入佳境,最后,却抖开了一个别样的尾声:令人会心一笑。韦名带着我们和主人公陈大庆一样不动声色,却上演了一场深刻的人性“活话剧”。这是一类人的活画像,在读完之后,我默然无以应: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在我们人生的每一列车上、每一个故事的尾声到来之前,我们需要对这一路上的那些夸夸其谈的人重新打量。

韦名的作品中,“文化”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但其品质依然被那些骨髓深处流淌着传统的人们在世道中坚守着。《茶乃天然香》的老陈头,《老文犯傻》中的老文……与其说是主人公在坚守,不如说是作家在坚守。他从传统文化的现代遭际中看到了冲击下的变异,更不甘屈服。

韦名的作品中,对于传统文化心理中的善良、人伦的尊重、张扬和维护,彰显着韦名的文化理想。

韦名的不少作品并没有着力塑造一个丰满的人物形象,大多是扁平的。故事情节多单纯、小有起伏。《高空博弈》貌似小品,但



《老街》

作者: 韦名

版本: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西装客”在飞机之外的场景中的情况却是真实的,令人唏嘘。

韦名的作品大多数时候并不提供太多判断,而是用生活化的细节,一个勾连一个,形成让人急于知道结果的故事链条。《追寻灿烂阳光》里的老廖命运的突转,令人惊诧。表面看起来蹊跷的摄像头是个“梗”,实际上却是老廖内心深处另藏有一个轻易看不到的角落。文学如果只剩下“文学性”,就会让人觉得很“象牙塔”——韦名的社会责任感大于文学志趣,他从生活中捕捉到的“老廖”,提供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范本:到底是老廖“智慧”高超瞒过了众人的眼,还是中途老廖发生了质变?

作为秉承文化形态写作的作家,他是“新文化笔记体作家”。笔记体小说自然天成,往往是貌似闲适随笔,其实“别有用心”。

此外,韦名的写作,语言讲究、简洁,叙述平稳、不铺张,节奏有节制、不疾不缓,情节迂回、精致,故事充满温度。这些,都体现了“新文化笔记”的技巧。韦名的作品,精致、平静地描摹了世事情态。这是文人氣的俗常生活的艺术化再现,这样的作品更多一种从容、宽容、包容,平实的字里行间蕴含着一种沉默的力量。☞

《在阁楼独听万物密语》:

用诗歌复活布鲁诺·舒尔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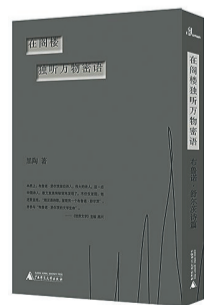
文 | 何小美

布鲁诺·舒尔茨是一位波兰籍犹太作家,二战中死于纳粹的枪杀。他出版过《鳄鱼街》《用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两本小说集,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却被视为可与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相提并论的文学大师,可以说是蒙尘日久之后,被重新发现的波兰短篇小说大师。但在诗人、散文家黑陶的眼里,布鲁诺·舒尔茨却是一个诗人,小说家只是他的伪装,于是有了这本《在阁楼独听万物密语——布鲁诺·舒尔茨诗篇》。

在《在阁楼独听万物密语》中,黑陶从翻译家杨向荣翻译的《鳄鱼街》的29篇短篇小说(据说这是布鲁诺·舒尔茨留世的所有作品),例如《八月》《圣显》《鸟》《裁缝的布娃娃》《小猎人》《肉桂色铺子》《鳄鱼街》《书》等,挖掘

提炼,选用可以成诗的句子、词语,不增加,不改动,是进行删削、拼接、分行、组装成诗,共提炼、创作出了128首诗歌,构成了这本独特的诗集。

小说与诗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学体裁,小说是拥有完整布局、发展及主题的文学作品,而诗歌是有节奏、有韵律并富有感情色彩的一种语言艺术形式,语言凝练,语句注重结构形式的美。但黑陶却在布鲁诺·舒尔茨的小说中发现了诗歌气场和诗歌鳞爪——突然的中断,刺眼,空白,跳跃……于是他诗歌,对布鲁诺·舒尔茨复杂深邃的文学宇宙,作了一次主观的解密。如《圣显》中“父亲开始在我们眼前慢慢地枯萎、凋谢/像一枚留在硬壳里的坚果仁/在没完没了



《在阁楼独听万物密语——布鲁诺·舒尔茨诗篇》

作者: 黑陶

版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的……灰暗中/他遥远得仿佛已经不是人类”虽然这些词语在小说《圣显》中都可以找到,但是黑陶将这些词语分行,用丰富的想象,将作者的情感更直接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可以说,这本诗集,是黑陶用汉语诗歌,呈现的另一个布鲁诺·舒尔茨。黑陶在布鲁诺·舒尔茨的作品中,找到了一种默契。☞